

在中华民族美学底色上 绘当代文学的斑斓图景

——纪念梁斌同志诞辰110周年暨梁斌文学艺术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胡春萌



梁斌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4.4—2024.4)

梁斌是杰出的人民作家、文坛巨匠，还是造诣精深、风格独具、享有盛名的书法家、国画家。梁斌的《红旗谱》被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红旗谱》在艺术上注重民族形式，塑造了性格鲜明的具有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人物形象，形成了具有地方色彩、民间色彩、传统美学色彩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梁斌的文学创作理念，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日前，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文联、天津市作协、天津社科院、天津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纪念梁斌同志诞辰110周年暨梁斌文学艺术研讨会”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天津社科院等20多所高校、科研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围绕梁斌作品的文化底蕴、艺术魅力和创作经验等进行了研讨。

民族传统美学底色上

现实主义文学散发多层次魅力

今天，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已经出版发行1000多万册，被改编成话剧、影视剧、京剧、连环画等艺术形式，还被翻译成俄、日、英、法、朝、越、西班牙语等7种语言传播海外。书中“朱老忠和他兄弟的故事与中国农民革命英雄形象”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走进了千家万户。一部作品为什么能够有着历久弥新的魅力

并产生跨文化的影响力？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清华表示：《红旗谱》是一部在艺术上非常成熟的作品。梁斌先生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等作品，把中国传统小说中武侠小说和讲史小说塑造人物的传奇笔法引入创作中。同时，梁斌先生还在作品中增加了“民间风情画”的描述，将乡村社会生活的细节、风俗习惯以及冀中地方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地方色彩、民间色彩、传统美学色彩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梁斌先生文学创作的主调是革命现实主义，底色是传统美学，他能够将当代写作、革命时期的文学创作与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民间文化习俗以及地方性文化联系起来，使作品更具活力，持久地散发文学魅力。阅读梁斌先生的作品，可以给当今的作家带来深刻的启示——梁斌先生是基于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入理解和探查，结合当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进行文学创作的。

“梁斌创作《红旗谱》三部曲时，有意识地追求民族风格。”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阎浩岗在分析梁斌小说作品时说，“中国古典小说对梁斌的创作影响很大。朱老忠的仗义疏财，让人想到了及时雨宋江的侠义精神。梁斌还着眼于世态人情和日常生活细节，农村的饮食起居、婚嫁嫁娶等风俗都作为重要事情来写。在一些场景描写中，梁斌传达出了强烈的中国美学画面意境。但是梁斌又与乡土作家有所不同，他有‘洋’的一面。在北平读书时，梁斌阅读了很多外国小说，他最初发表了一些意识流的作品，后来他认为让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接受这种文学观念有困难，因此创作转向民族风格和古典白话小说方向，但并未忽视西洋文学的美学观念对他的启迪。梁斌多次表示，希望写得比西洋小说粗糙，比中国古典小说细致。中国古典小说在描写景色和人物外貌时几乎是一笔带过，但是梁斌写《红旗谱》时却会进行细腻的刻画。他在书写中，把中和、西、古和今、民间和知识分子的各种文化结合，并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契合点。”

“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何其多，称其汗牛充栋不为过。但真正历久弥新，具有强大阅读穿透力的作品，还是那种思想认知价值与独特艺术价值完美统一的传世经典之作。”天津社会科学院教授王之望在谈到《红旗谱》时表示，“史诗性、主要人物形象的高度典型化和独树一帜的审美风格，三者相辅相成、相映生辉、完美融合，奠定了《红旗谱》和作家梁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的崇高历史地位。”

天津市梁斌研究会会长宋安娜表示：梁斌先生是一名高擎着真善美火炬的文学战士。他创作的《红旗谱》长篇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里程碑。《红旗谱》不仅是一部中国农民觉醒与奋斗的宽广壮丽的史诗，它强烈的民族风格

和民族气派还标志着“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回归本土、回归民族文化的重大成就；它慷慨悲歌、燕赵风骨式的悲壮美别开生面，创造了审美新境界；它塑造的朱老忠文学形象，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而且成为继《水浒传》《阿Q正传》之后，开一代新风的农民文学典型。《红旗谱》从历史的高度，深刻概括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揭示中国民主革命的农民问题，揭示农民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关系，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是“五四”以来反映农民问题小说中的集大成者，它所昭示的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梁斌先生传递出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最强音，梁斌精神和他的文学艺术遗产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回归对生活的观察与提炼

民族特色自然流淌于书写之中

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跨文化、跨文明的交流互动越发频繁。中国文学植根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既具有中华民族审美风尚又能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艺术作品，成为新一代文学创作者必然面对的使命。在当下，阅读梁斌作品对年轻作家的文学创作有着哪些意义？

“梁斌先生是一位革命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中国文学传统背景并自觉传承中国文学传统的作家。他通过苏俄文学学习了自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实主义，并且具有丰厚的地方文化和民间生活积累。因此他的作品气象深远、胸怀广阔，我认为他是革命时期现实主义作家的样本和典范。”张清华说，“阅读梁斌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作者的写作忠实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记忆，作者试图重现一段历史。我认为这是梁斌那一代作家坚持的写作态度，要忠实地再现他们理解的社会生活和历史逻辑。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我们要展现的当代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现在应该具有更广阔的世界视野和当下眼光。对于我们眼下的社会生活、世道人心要有广泛深入的解释，不同时代的作家有不同的使命。”

阎浩岗表示：现实主义永远不会过时，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确实经久不衰，具有永久价值。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从生活里来，只要作者忠于生活逻辑，民族特色便会渗透在书写中。例如梁斌撰写日常生活，他将其精细地、生动地描绘出来，实现历史真实、艺术真实的合二为一。这种作品经过历史沉淀后，还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虽然梁斌描写的生活与当下的生

活有些不同，但是人们需要了解去年代的生活。通过阅读《红旗谱》，可以了解那个时候的风土人情。此外，读者还可以从梁斌作品中体验到民族精神——中国人骨子里对现实的追求。今天的作者需要回归生活，回归到对现实的观察和提炼。梁斌对生活有观察和思考，思考之后才形成了书中的故事和人物。灵感和想象固然重要，但生活仍然是关键。老一辈作家如鲁迅、叶圣陶、茅盾，他们对不熟悉的、没有生活的领域不会轻易去尝试书写。

“虽然有时候大家有意识地追求风格，但是在都市生活中民族传统习俗并不多见。我们不可能按照《清明上河图》中的图景去描摹今天的都市。我认为最深层的民族风格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只要把这些东西写得真实，作品自然就会透露出民族风格。”阎浩岗说，“在大都市中，我们面临的日常奋斗、抗争和对喜怒哀乐的表达，与其他国家、民族有所不同。面对同样的事物，不同民族、国家的人在思维、行动和情感表露方面是有差异的，根源在于深层的民族心理。只要真正挖掘这个问题，我们将真实情况描绘出来，对于其他文化或地区的人来说，这就是纯粹中国化的表达。”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认为：对于一些年轻文学创作者来说，在书写中追求现代性和民族性，这方面是需要向梁斌去学习的。梁斌在民族美学的表达上也是有个性化的，他的写作依托于生活，以理想为支撑，然后才能写出那种在世界上具有独树一帜风格的作品。如今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减弱，都市文化增强，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相似，有些年轻人认为无法抓住民族情感和个性。实际上，走入生活，与最普通、最基层的人和事打交道，仍然能发现很多值得挖掘的有民族特性的文化场景和情感。文艺反映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在，每个地域都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体现在细节上，例如人们的饮食或说话走路方式等。年轻创作者只需要深入生活和社会，就能创造出独特的作品。如何在作品中设计、加工这些生活中的细节，是考验作家构思能力和文字驾驭能力的。

梁斌与梁斌研究

已成为津派文化的重要组成

“梁斌生于河北，但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天津。一方面，他的文学创作、书画创作、文艺宣教等活动带有深深的天津印记，津派文化对梁斌有着深刻影响；反过来，梁斌对文学‘津军’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并传承发展了津派文艺谱系，其不仅是津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生动体现，而且他本身已经成为津派文化的耀眼名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梁斌可谓津派文化发展史上个人与文化相互塑造的代表和典型。”罗海燕表示。

入围“雨果奖”

“90后”科幻UP主布玛的星辰大海

本报记者 张洁

对话UP主

日前，全球科幻界备受瞩目的雨果奖公布了最新入围名单，其中B站UP主“科幻Fans布玛”团队(成员包括布玛、刘路、刘倡)荣耀上榜，成为竞争激烈的Best Fancast单元六位入围者之一。Best Fancast即“最佳粉丝演播”，可以更通俗地理解为“最佳科幻音视频自媒体”。这个单元旨在表彰那些为科幻作品传播作出贡献的非专业团体。

自2017年起，该团队在B站持续更新科幻作品解说内容，至今制作了逾1600条视频，吸引了近200万忠实“粉丝”。对于这次意外的提名荣誉，布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提名与入围就是科幻迷对我们最大的认可与鼓励。”身为科幻爱好者的他们，不仅希望中国的科幻作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也期待着更多的中国的优质科幻作品拍成影视作品，比如《水星播种》能够早日被搬上大银幕。

为“机器人”，但后来她尝试放松发音，摒弃了加速器，以更自然的方式讲故事。这一风格上的转型让观众感受到了她的“人味”。这一次成功的风格转型带来了明显的播放量和“粉丝”数增长。尽管如此，布玛说“粉丝”的增长一直保持稳定，而非依靠单一的爆款内容实现突然增加。

“科幻Fans布玛”团队成员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共同创造出多样化的科幻内容。团队从最初的两人逐渐扩展至三人，成员都是“90后”。刘路自2018年起参与选题和内容创作，而刘倡于2021年加入，带来了更广泛的视角和丰富的小说知识。在具体工作流程上，刘路主导选题、文案，而刘倡则主要负责小说类内容，布玛负责内容审核、校对，并完成录音剪辑工作。

在选题上，比如影视作品，他们依托网络资源快速筛选热门且具有吸引力的科幻电影进行

解说；而对于小说，则更倾向于选择经典科幻概念进行深入探讨。布玛说：“小说的选题过程更为谨慎，因为阅读小说需要更多时间，我们通常会从经典科幻概念入手进行选择。”

中国作品不输海外
期待更多优质作品影视化

最近布玛开始尝试与科幻小说作者合作，她发现，在分析评价科幻作品时，专业科幻创作者和普通观众之间存在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布玛说：“作者们往往更注重故事原理的完整性，他们会把故事原理的完整性看得高于一切，但是这样可能会破坏故事的完整性、牺牲故事的流畅性。但越是好的小说就越会有画面感。”在探讨不同类型科幻作品解说的难度时，

布玛表示，解说科幻电影是最简单的，纪录片则要求解说者补充丰富的背景知识，难度因而上升。至于科幻小说，由于其依赖文字想象空间，解说难度进一步增加，需要将读者的内心画面转化成适合解说的文本。科幻电视剧解说难度最大，它有复杂的故事线和角色发展脉络，特别是那些剧情错综复杂、时间线交错的剧集，对解说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布玛说：“像科幻喜剧《奥维尔号》，故事线是相对简单好梳理的，而我们最近做解说的《人生切割术》，就理了很多伏笔，有很多的支线，且都很重要，处理起来也比较复杂。”

布玛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专门研究或创作科幻作品的专业人士，而是一个普通的科幻爱好者，与大众一样享受科幻电影带来的乐趣。正是因为这种普通爱好者的角度，布玛能够与广大观众，包括非资深科幻迷，产生共鸣。他们有相似的视角和疑惑，这种共同的节奏和感受使得故事的讲述和呈现更加清晰和易于理解。布玛说：“知道得越少反而越没有知识壁垒，因为我不了解的东西，观众可能也不了解，这样大家可以一起探索和学习。”

今年8月揭晓的第82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是中国科幻作品入围数量最多的一届。如：王晋康的《水星播种》、何夕的《人生不相见》入围了“最佳长篇小说”；顾适的《〈2181序曲〉再版导言》入围了“最佳短篇小说”；韩松的《没有答案的航程》、宝树的《美食三品》入围了“最佳短篇小说”……

布玛介绍，他们曾制作了20多个小说解说的视频，中国的科幻小说领域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库。像今年入围雨果奖的中国科幻小说《水星播种》和《人生不相见》早在2022年就被

据介绍，梁斌在自己笔耕不辍的同时，还曾倾注极大的热情关心、培养和扶掖文学新人。天津当代著名作家受其直接或间接影响者颇多，几乎构成了当代文学“津军”的主力。此外，《红旗谱》系列经天津文艺工作者改编、再创作，成为津派文艺新经典。如2014年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上，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根据梁斌同志同名原著精心打造的话剧《红旗谱》，在天津大剧院歌剧院上演。之后，这一大型红色经典话剧《红旗谱》，在全国巡演，转战北京、西安、郑州、太原、南京、保定等地，又入选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展演；2004年，由中央电视台、中视传媒、天津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电视连续剧《红旗谱》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后引起较大反响，被称为成功改编“红色经典”的范例；1960年，北京中影制片厂和天津电影制片厂联合将《红旗谱》的故事搬上大银幕。

谈到津派文化的特点，罗海燕认为可以将其简单归纳为实、时、精、特四个方面。实，就是切实、务实、笃实。以认真的态度与时代同步思考，思想精深，就是以认真的态度来制作精良。特，就是以独具风格求艺术精湛。从梁斌人格精神、文学创作、艺术境界方面来看，可以说他生动地体现了这四个特点。其一，他在创作时，坚持深入生活，不离生产，具有扎实的作风。他在创作《红旗谱》之前，曾经深入生活十年，和干部、农民、战士、知识分子交朋友，积累了大量材料。他也教导后辈，作家应该生活在群众之中，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勤学苦练，写出具有民族风格、地方色彩、时代气息的好作品来。其二，梁斌历来要求创作者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他以鲁迅为师。鲁迅的一生，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为着中国的进步，向束缚人们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旧的社会势力，展开了最猛烈的进攻。梁斌即使到晚年也十分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其三，严肃认真的态度是产出精良之作的必要条件。梁斌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总是用严肃态度对待自己的作品。梁斌曾论修改作品，他强调文章非多修改不行。其四，梁斌在文学上反对陈词滥调，追求自成一格。梁斌曾说：“要真正抓住生活写。你写你的，我写我的，不会形成一般化。写个人的感受，作品就有特色。”

梁斌研究发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历程，形成了传统，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天津市梁斌研究会成立于1994年。宋安娜介绍：研究会以发扬梁斌精神、研究梁斌文学艺术、继承传播梁斌精神和文学艺术遗产为己任，把梁斌研究纳入日常工作，不断从顶层设计角度推出课题、展开活动、培养人才。梁斌研究已经呈现出多学科、多方法、不断开掘研究新领域的趋势，学者队伍的年轻化也非常明显，研究梯队已经形成。

为拓展梁斌作品和梁斌精神的传播，天津市梁斌研究会多次举办以梁斌文学艺术为主题的研讨会、论坛、艺术展，研究会还以梁斌冠名举办多届全国性文学征文，有以青少年为参与主体的“梁斌杯新苗奖”，还有扶植农村题材创作的“关注农民”梁斌文学奖。研究会努力推进红色经典进入大学校园，在五所大学成立了《红旗谱》青年读书会。南开大学的学生还自编自演了校园版话剧《红旗谱》，以当代青年的文化认同诠释红色经典。这部话剧受邀走进中国戏剧学院、中国民航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院校巡演。天津市梁斌研究会已经成为传播红色经典的促进会。

宋安娜表示：“今天，我们召开‘纪念梁斌同志诞辰110周年暨梁斌文学艺术研讨会’，将以这次会议作为一个新的起点，获取深入梁斌研究、传播梁斌精神的新推动力。”

从工科生到科幻达人
用讲故事征服百万“粉丝”

布玛从小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听故事和讲故事成为布玛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科幻、奇幻、传说还是历史故事，这些丰富的内容都为她的想象力提供了滋养。随着年龄增长，她不断深化对科幻内涵的理解，并将这种热情转化为创作故事的动机。布玛说：“我和小伙伴在考虑视频呈现以什么为主体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讲故事’三个字。”

布玛回忆说，《失落的宇宙》是她童年时期接触的第一部科幻动画片，那时她首次见证了飞船在宇宙间的自由飞行、超能力护身带以及个性化AI的存在，这些元素在她心中埋下了对科幻世界的热爱。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兴趣从最初的热觉和听觉刺激转变为对科幻创意和剧情的追求。

七年前，短视频行业处于萌芽上升期。对电影和科幻的兴趣使得布玛进入短视频领域，只是带着尝试的心态投身其中，没想到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自媒体行业中她也见证了一些早期优秀账号如“问舰”和“科幻梦工厂”的兴衰，这些账号曾经影响了她的创作方向。作为一个初学者，作品的风格是在与观众互动中逐渐形成，网友对她作品给出了“陪幻”的评价，这个词不仅捕捉了内容的陪伴感，也反映了她与“粉丝”之间情感连接的独特风格。布玛说：“我之前也在思考，大家喜欢‘科幻Fans布玛’的点在哪里，可能这种陪伴感也算是一种风格。”

身为一名工科生的布玛在自媒体领域不断成长，一开始创作的视频形式简洁且内容浓缩，时长仅2分半到4分钟。随着剪辑和文案方面技能的提升，她开始意识到这种简短的视频可能无法满足观众的需求，因此逐渐转向制作更长的视频，将内容扩展到8至10分钟，并开始关注细节处理，加入自己的观点，使得视频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入。

布玛自我调侃说，在2017年到2018年期间，她的解说风格较为生硬，追求没有感情、专业而精准的发音，略显生硬的解说风格被一些网友戏称



选入他们的视频主题。布玛说：“王晋康老师的作品有非常宏大的世界观和新奇的科幻设定。何夕老师的作品我看得不算多，但他是比较少见的能够在科幻小说里有非常细腻情感表达的作家。以《人生不相见》为例，好多人一下子就会被这种中国式的浪漫悲剧所打动，而这种表达方式在国外的作品中不多见。”

布玛很爱看未来事务管理局主办的“科幻春晚”，尤其对更符合中国人生活场景的科幻想象很感兴趣。她说，之前“科幻春晚”里提到关于春运的有趣设想，“它不是一个空间上的春运，而是时间上的春运，提出一种可以穿梭时间通道的方法，比如到过年那一天你可以看到已经过世的亲属，可以看看小时候或者未来的自己。”这种很有年味的科幻故事很吸引布玛，就像看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时大家能得到共鸣。

中国科幻在近年来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科幻作品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布玛说：“中国科幻小说界拥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但在创意和想象力方面与国际上的科幻作品相比毫不逊色。很多人都期待能有更多中国的优质的科幻作品被拍成影视作品。比如《水星播种》，我在线许愿，我特别希望它被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

布玛介绍说：“雨果奖的‘最佳粉丝演播’这个奖项由来已久，但它不像主流小说奖项那样受到广泛关注。这次能够入围就是一种荣誉，尤其是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它是一种鼓励和肯定。”这样的经历也会成为她未来工作的激励，创作更多优秀的科幻内容，为科幻文化的发展和推广作出贡献。